

特别关注·记者探营新时代边关

温暖的守望

编者的话

春到无名湖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刘大辉 通讯员 李学文

哨位上的敬礼。



春日,大山连绵起伏,冰雪闪耀光芒。远处一条褶皱中,某信息通信旅“红旗连”坐落其中。当一缕阳光爬上远山将温暖送进营区,连队操课的号声响起,官兵们在忙碌中迎来新的一天。此刻的玻璃窗前,马连长眉头紧锁站在地图前,目光定格远方的山脉,再次确认一天的巡线任务。他的脑海浮现出一组数字:连队负责维护的国防光缆线路全长500余公里,要翻越大小小山脉35座,穿越季节性河流51条……

61年间,连队官兵用青春守护着通信银线,用赤诚之心温暖风雪林野。这是一群留下青春足迹的巡线兵。在白山黑水的冰天雪地中,他们将足迹烙刻山间,或翻山越岭,或爬杆接线。一位常年巡线的老兵说,山里风雪凛冽而强悍,它改变地貌、割裂季节、静默天地。老兵还说,却有一种力量,可以抵御严寒、融化冰雪,那就是军人的守望,也只有这种力量,让人足下生根、心中有光,一次次走进风雪,丈量心中的“青春银线”。

过去,寒冷、孤寂、偏远,是连队官兵生活的“代名词”;如今,随着条件的改善,连队保障越来越好,梦想、便捷、收获,逐渐成为官兵使用的“高频词”。无论时代怎么变,守望的初心不会改变。一串串足迹,犹如一条条银线串起巡线青春,记录着连队奋斗、坚守、奉献的精神内核。这群军人在守望中成长,也在守望中感悟价值。

一群深山巡线兵的青春足迹

■赵梓涵 姜帆 本报特约记者 张少波

“我用生命捍卫守候,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,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……”春日一早,二级上士郑威站在宿舍窗前,一边在手背上涂抹防冻霜,一边哼唱自己最喜欢的歌曲《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》。

远处,朝阳映衬下,江畔的冰凌闪烁,绽放出一簇七彩流光,沿岸的灯塔上,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鲜艳透亮。郑威醉心于这美景,一瞬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,已在这里守望了7个春秋。

老爷岭上:扎根与坚守

那一年,郑威还是新兵,从未走过积雪齐腰的巡线路。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和高低起伏的大山,他仅在手机和电视中见过。他依稀记得,第一次跟班长李鹏飞参加适应性巡线的他,“很不适应”。

同行的老兵告诉郑威,适应性巡线的距离不会太远,但他还是记不清爬了多少座起伏的山,绕了多少道曲折的弯。只记得在爬雪坡时,老兵们走在前方,为他蹬出一条雪道。

“平时锻炼少,腿上没力气,多走几次就习惯了。”老兵们说得轻描淡写,可每一字都像砸在他心里,一天下来他累到四肢瘫软,想到以后还要反复走这条路,还要去更远的地方巡线,他的自信瞬间瓦解。

黑夜降临,风雪的咆哮与大山的沉默在床头对峙。当寂静袭来,夜显得更加漫长,也让人内心的孤寂被无限放大。

从繁华都市到大山深处,越来越远的巡线距离、越来越苦的作业环境,让郑威越来越想家。班长李鹏飞也察觉到了郑威的思乡情切,同样经历过新兵岁月,他理解郑威的想法。一番深思熟虑,李鹏飞的目光落在了远方云深处、冰天雪地的老爷岭上。

这一天,李鹏飞决定带着郑威重上老爷岭,给他讲一讲当年“老爷岭小组”的故事。“1962年底,‘老爷岭小组’第一任班长王成福带着4名战士来到老爷岭。”李鹏飞说,从此无车、无电、荒凉的山岭上,多了一群“视线路如生命”的巡线卫士。

前辈们白手起家,把木头墩子挖成饭盆、木桶,用桦树枝做成刷子、笤帚,把木墩破成几段做枕头、板凳,在林海雪原中扎下了根。

夏季阴雨连绵,维护线路要钻密林、爬电杆,官兵身上的军装总是“汗水湿个透,雨水淋个透”。大雪封山时,七八级的大风刮得人睁不开眼,抬不起来。

面对恶劣环境,战士们发扬“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”精神,一次次战胜风雪,保持了银线畅通。好似他们也是这岭上的青松,扎根大地,纵然是风雪压顶,依旧咬定苍松,坚守在黑土之上。

脚下生根,心中有光。从“老爷岭小组”旧址回来后,郑威仿佛一夜之间长大,专业训练,每一个步骤都反复练习;外出巡线,他也抢着上。随着业务能力日益精湛,他扎根大山的决心越发坚定。几年后,郑威成为独立台站的骨干,哪天不巡线,他心里就不踏实。

去年春季维护,郑威和战友给沿途上百公里的线杆做“体检”。彼时,驻地依旧漫天风雪。“恶劣天气可以申请留守,但我们不放心啊。”郑威回忆道。

为了确保持续畅通,他们主动增加巡线频次,一次又一次走进风雪。有一次,突然间狂风乍起,一个固定线杆的钢丝瞬间被折断,眼看线杆倾斜就要压断架空光缆。

几人脸颊,立即奋力向前,向另一侧推动线杆。线杆光滑,战士们索性脱去手套进行操作。郑威半跪在倾斜一侧,用双手托住近百公斤重的线杆。

那一刻,冷风卷着雪粒像刀子一样在他的指间“刮”过,但为了保护架空光缆不被压断,郑威一直坚持着。10分钟、20分钟……寒风吹进袖口,带走身体温度。



战士给哨所的绿植浇水。连队官兵供图



图①:巡线战士向群山致敬;图②:连队的乐队组织排练;图③:一名战士眺望远方;图④:官兵完成养护任务在野外休息;图⑤:雪线上的巡线路。马赤星摄



已冻得浑身僵硬。归营路上,大家的面罩上挂满冰霜,郑威起了个头,和战友一起背诵那首连队战友耳熟能详的诗句:“林海雪原来落户,誓为革命献青春。”

仿佛是穿越时空的触碰,这首诗让他们胸中涌动一股暖流。

带着这份温暖的记忆,今年3月,连队又逢春季线路检修,郑威准备好装备,和战友一起再次向着大山深处挺进。

烈士像前:勇敢与担当

“刘云阁!”“到!”

“王继光!”“到!”

每当点名,值班员都会喊出两个熟悉的名字。官兵们嘹亮的答到声,是对两位烈士最崇高的敬意。

营区中,烈士雕像静矗矗立。清明节临近,官兵用心擦拭雕像,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与英雄相伴,中士冷岗在英雄感召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巡线兵。

集合哨声响起,冷岗迅速披上大衣、检查行装,快速奔向集合点。受领任务后,他像往常一样,在出发前向烈士雕像敬了个军礼。

那年冬天,距离连队60公里处线路突发阻断,由于驾驶班长高翔在不久前执行任务时受伤,导致脚腿骨裂,不方便驾驶,所以任务就落到了冷岗肩上。

那时冷岗还是个上等兵,刚刚成为一名驾驶员。高翔担心冷岗完成不了任务,便坚持要跟队前行。

“这次断点在大山中,山里路况较为复杂。”出发前,坐在冷岗身后的高翔反复叮嘱。看着前方光滑的路面,冷岗双手紧握住方向盘,汽车在他的驾驶下小心翼翼地向目的地前进。但是行驶途中,意外还是出现了。

边停住……冷岗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微微颤抖,怎么也没有办法再次驱动车前进。高翔看着冷岗,想要说什么却突然停顿了一下,随后他语气和缓地说道:“你休息一下,我来开,我的脚伤不碍事。”

回到营区,冷岗满是愧疚,他感觉自己不适合开车,向班长提出了换岗的请求。高翔没有回答他,而是给他讲起了两位烈士的故事。

那一年,刚满19岁的通信战士刘云阁、王继光,为保障通信任务,与暴风雪搏斗了19个小时,修复20余处断点,用生命守护了国防通信线路。

冷岗的心一阵刺痛,他意识到,战胜恐惧的唯一办法,就是向着恐惧前行。

从那以后,冷岗开始刻苦钻研驾驶技术,在高翔离队后更是挑起驾驶班长的大梁。每次出车前,他会到连队烈士雕像前敬一个军礼,他说,唯有这样,才能积蓄一往无前的勇气。

同样在英烈精神滋养下成长的,还有老兵刘柱。

入伍16年,刘柱在线上走了16年,是官兵心中公认的“铁脚板”。他不仅熟悉连队所有线路,还练就一手“辨树识图”的本领,根据树木的叶貌形态,就能判断周边的大致方位。

那年初春,暴雪一连下了一周,山上光缆阻断,线路跨度超40公里。接到命令,刘柱带领官兵迅速出动抢修。路上雪厚,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、哪里是沟,车辆每行一段,大家就得下车,清理车轮上的积雪。

行至山脚,官兵下车徒步前进。茫茫雪野覆盖了线路标识,大家失去了参照,没一会儿就在山中迷失了方向。“怎么办,还能完成任务吗?”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外线班班长刘柱。

走在前方的刘柱,一脸淡定地给大家鼓励:“绑紧安全绳,跟我走。”这句话,让大家的内心无比踏实,大家深一脚、浅一脚在雪中跋涉。

“其实心中也没底,但如果慌了,整个队伍就会垮。”后来,刘柱再次回忆当时的情景,他始终记得大家齐心协力穿越风雪时的情景。

“那一带,把每个人的心拢在一起。这条线路,开辟在林海之间,很多人都曾经历前路难觅的时刻,但每次出发与返回,官兵内心始终相信,连队就是家,不管路途多远,‘游子’要回家。”

留言录里:传承与梦想

“喜马拉雅山每年都在以缓慢的速度移向长白山。”多年前,还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当兵的战士聂林,从一本书中读到这句话,便将这段话文字记在了心间。

5171公里,从西南之巅遥望东北之巅,那是聂林难以想象的遥远距离。

“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那里。”这成了聂林的心愿。

2年前,读完大学的聂林还是忘不了魂牵梦绕的军营,他在老家贵州第二次填写了入伍志愿书。

也许是命运安排,聂林从没想过自己会以当兵的方式来到这里,有段时间,他总盯着地图看,故乡、退伍地,二次入伍地,3个坐标点正好可以连成一个“三角”,好似掌心的纹路。

再入军营,床上棱角分明的“豆腐块”,还是那么熟悉。起床号、训练声、熄灯哨,军营的时间充满律动感,他很快找到了合拍的节奏。

从边关走向边关,他深信,这里将会是实现梦想的地方。

没多久,现实却给他上了“冰冷一课”。二次圆梦军营的喜悦,很快被枯燥的执勤生活打碎——气势如虹的演练、声势震天的战车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重复单调的巡线任务。

对于追梦者来说,迷失了方向,就等于迷失了自己。此时的聂林陷入了迷茫,他的消沉,没能逃过班长李斌的眼睛。

恰逢金秋,江水被两岸风光染成了橘色,连队举行“连庆”,新兵们走进连史馆,感受前辈不惧风雪、踏遍白山黑水的气概。

李斌单独将聂林拉到一旁,那里有一节展柜,玻璃罩下放着一本本泛黄的小册子。“这是连队的传家宝,上边记满了建连61年来老兵的留言。”李斌一脸自豪地说。

“条条银线连北京,畅通的线路,是我们巡线兵才懂的浪漫。”聂林看着其中的一则留言入了神,脑海中不断浮现连队过往的人和事。在那一瞬间,他突然意识到,军人的守望连着千家万户,电波律动滋养着青春之花。

走出迷茫的聂林,开始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,集中力量逐个击破知识点。很快,他就成长为连里的业务尖子,并在上级比武中荣获金牌。

不久,连队重启留言录,让官兵把自己的成长都记录在册,激励官兵用自己的奋斗创造连队的历史。

“我要练到全连第一,去为连队摘金夺银!”任强是第一个把自己的目标写在留言录上的新兵,他期待着,用练兵备战的热血,让“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”的连魂焕发新的光芒。

为了实现梦想,任强起早贪黑地苦练。一次爬杆练习,因为脚底打滑,他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。在医院度日如年“熬”了一个多月,任强终于归队。出院时,医生告诫他“小腿不能用力,否则会撑破伤口”。他想,既然不能用腿,那就动手练实操。光缆接续,别人练两遍,他就练五遍;为了克服手抖,他还在手腕绑上沙袋负重练习……很快,他达到同批全连第一。后来,任强以优异成绩晋升为下士。

“青春银线”更璀璨,“银线青春”更闪亮。追梦的路上,我收获了自己的闪亮青春。”这个春天,任强在留言录上留下自己的笔墨。

留言录记载着传承,也寄托着希望,一段段质朴的话语,就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,激励着一位位追梦路上的绿色身影,奋勇前行。

“车在山中跑,山在云中绕。”驱车前往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无名湖哨所,才能真正懂得老兵的这句话——狭窄的盘山路上,车轮一寸寸碾过积雪,窗外便是百米山洞,记者的心始终悬在嗓子眼儿。

无名湖哨所老兵说,“无名湖”是一个诗意的名字,因为这里没有高山平湖之景,有的只是高寒缺氧,冰封雪裹,满目荒凉。车停在营门前,从山顶向远处望去,视线中只有凛冽冰雪之白、嶙峋山石之灰。

“无名湖没有湖,”哨长王丕斌说,这里年平均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,每年大雪封山期,天上连飞鸟都难觅。

哨楼旁的一块巨石上,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:“无名湖,海拔四千五百米,山在云端谷似渊;高寒缺氧人难存,全年雨雪两季寒;雨季天湖云雾绕,路难堪比行蜀道;季季风吹石头跑,封山无路似孤岛……”

艰苦不言苦,再高的山也有人守。连队指导员是一位藏族小伙,家就在藏南地区,他说,哨所驻地的艰苦超乎想象,就连他这个藏族汉子,第一年上哨也会不适应这里潮湿的气候,得了风湿病。如今每次和新兵谈心,他都会用当年老兵常说的一句话去安慰大家:“做一朵向阳生长的太阳花,把温暖和希望留在无名湖。”

向阳,是一种心态,更是一种精神。

跟随指导员的脚步走进哨楼,房门关上,室内温暖如春。他介绍,去年上级为哨楼加装保温材料,氧气通到了床底;为了改善哨所环境,团部定期给哨所运送多肉盆栽,如今哨所每个房间都有绿色。

“绿色,让我们感到心被温暖包裹,寒冬也不再漫长。”哨长说,特别是想家的时候,看到绿色总能被“治愈”,官兵们对绿色有种偏爱,大家休假归队,都会将花草种子带上哨所,希望在哨所种出一片春色。

列兵王坦说,刚刚过去的春节,是在高原过的第一个年。在哨所大棚,他在种植班班长的帮助下,种下一株菜豆树。从此照顾这棵盆栽树苗,成为王坦执勤之余一项重要的任务。

定时翻土、施肥、浇水……天气晴好,王坦把它抱出大棚,美其名曰“晒太阳”。如今,这盆绿苗已然抽出新芽,他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束阳光。

前几天,王坦的父母打来视频电话嘘寒问暖,他把哨所的用水、吸氧、取暖情况都和家人聊了一遍,随后又将镜头对准房间里的绿植:“我们这里温暖如春,我们这里有春天!”

“花历风雪更艳,人历风雪更强。”对于老兵杨八斤来说,栽花种树有着更深的意义。入伍多年,他经常带队巡逻,乱石堆、冰雪路不知走了多少趟,杨八斤看的一山一石了然于心。

天气转暖,杨八斤再次带队出征,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上,他和战友踏歌而行。“无名湖地终有名,踏破关山笑凯旋。”歌声穿越云海,让军人葱郁的青春绽放雪海云天。